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著



463

715.2
494.1
211

長城文藝叢書

李有才有話

趙樹理作



一九四六年七月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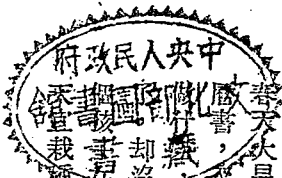
小二黑結婚.....	(一)
李有才板話.....	(二〇)
(附錄)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七一)

小二黑結婚

一 神仙的忌諱

『劉家峻有兩個神仙，鄰近各村無人不曉。一個是前莊上的二孔明，一個是後莊上的三仙姑。二孔明原來叫劉修德，當年做過生意，抬腳動手都要論一論陰陽八卦，看一看黃道黑道。三仙姑是後莊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頂着紅布搖搖擺擺裝扮天神。』

二孔明忌諱『不宜栽種』，三仙姑忌諱『米爛了』。這裡邊有兩個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陰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搶着種地，二孔明看了看曆書，又切指算了一下說：『今日不宜栽種』。初五日是端午，他歷年就不在端午這天做什麼，又不曾種；初六倒是個黃道吉日，可惜地乾了，雖然勉強把他的四畝穀子種上，却沒有出够一半。後來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別人家都在地裡鋤苗，二孔明却領着兩捆書在桶裡補空子。鄰家有個後生，吃飯時候在街上碰上二孔明便問道：『老漢！今春宜栽種不宜？』二孔明翻了他一眼，扭轉頭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傳為笑談。



三仙姑有個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裡問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後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聽。小芹那年才九歲，晌午做撈飯，把米下進鍋裡了，聽見她娘哼哼得很中聽，站在桌前聽了一會，把做飯也忘了。一會，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說：『快去撈飯！米爛了！』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聽見，回去就傳開了。後來有些好玩笑的人，見了三仙姑就故意問別人『米爛了沒有？』

一一 三仙姑的來歷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時三仙姑才十五歲，剛剛嫁給于福，是前後莊上第一個俊俏媳婦。于福是個老實後生，不多說一句話，只會在地裡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個爹，父子兩個一上了地，家裡就只留下新媳婦一個人。村裏的年輕人們覺着新媳婦太孤單，就慢慢自動的來跟新媳婦作伴，不幾天就集合了一大羣，每天嘻嘻哈哈，十分鬧夥。于福他爹看見不像個樣子，有一天發了脾氣，大罵一頓，雖然把外人擋住了，新媳婦却跟他鬧起來，新媳婦哭了一天一夜，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飯也不吃，躺在炕上，誰也叫不起來，父子兩個沒了辦法。鄰家有個老婆替他請了一個神婆子，在他家下了一回神，說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從此以後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來，別人也給他燒起香來求財問病，三仙姑的香案便從此設起來

了。

青年們到三仙姑那裡去，要說是去問神，還不如說是去看聖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鮮，頭髮梳得更光滑，首飾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勻，不由青年們不跟着她轉來轉去。

這是三十來年前的事。當時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鬍子，家裡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羣，所以除了幾個老光棍，差不多都沒有那些閑情到三仙姑那裡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雖然已經四十五歲，却偏愛當個老來俏，小鞋上仍要繡花，褲腿上仍要鑲邊，頂門上的頭髮脫光了，用黑手帕蓋起來，只可惜官粉塗不平臉上的皺紋，看起來好像驢糞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來了，幾個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滿意，三仙姑又團結了一夥孩子們，比當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麼本領能團結這夥青年呢？這秘密在她女兒小芹身上。

三 小芹

三仙姑前後共生過六個孩子，就有五個沒有成人，只落了一個女兒，名叫小芹。小芹當兩三歲時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們，這個抱過來說是『我的』，那

個抱起來說是『我的』，後來小芹長到五六歲，知道這不是好話，三仙姑教她說：『誰再這麼說，你就說「是你的姑姑」。』說了幾回，果然沒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裡的輕薄人說，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青年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樹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

吃飯時候，鄰居們端上碗愛到三仙姑那裡坐一會，前莊上的人來回一里路，也並不覺得遠。這已經是三十年來的老規矩，不過小青年們也這樣熱心，却是近二三年來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還以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領，日子長了，青年們並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門道來，才知道人家來了為的是小芹。

不過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樣，表面上雖然也跟大家說說笑笑，實際上却不跟人亂來。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點。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蹩門，家裡只留下小芹一個人，金旺來了，喜皮笑臉向小芹說：『這會可算是個空子吧？』小芹板起臉來說：『金旺哥！咱們以後說話要規矩些！你也是娶媳婦大漢了！』金旺撇撇嘴說：『噢！裝什麼假正經？小二黑一來管保你就軟了！有便宜大家討開點，沒事；要正經除非自己鍋底沒有黑！』說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說：『不用裝模做樣了！』不料小芹大聲喊道：『金旺！』金旺趕緊放手跑出來。一邊還吶噥道：『等得任你！』說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來，劉家蛟沒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個本家兄弟名叫興旺跟他對勁。

金旺他爹雖是個窮漢人，却是劉家蛟一零虎，當過幾十年老社首，綢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戲。金旺長到十七八歲，就成了他爹的好幫手，興旺也學會了幫虎吃食，從此金旺他爹想要細誰，就不用親自動手，只要下個命令，自有金旺與旺代辦。

抗戰初年，漢奸敵探潰兵土匪到處橫行，那時金旺他爹已經死了，金旺與旺弟兄兩個，給一枝潰兵作了內線工作，引路綁票，講價贖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兩頭露面裝好人。後來八路軍來，打垮了潰兵土匪，他兩人才又回到劉家蛟。

山裡人本來就胆子小，經過幾個月大混亂，死了許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頭了，別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會、武委會，劉家蛟却除了縣府派來一個村長以外，誰也不願意當幹部。不久，縣裡派人來劉家蛟工作，要選舉村幹部，金旺跟興旺兩個人看出這又是掌權的機會，大家也巴不得有人願幹，就把興旺選為武委會主任，把金旺選為村政委員，連金旺老婆也被選為婦救會主席，其他各幹部，硬捏了幾個老頭子出來充數。只有青抗先隊長，老頭子充不得。興旺看見小二黑這個小孩子漂亮好玩，隨便提了一下名就通過了，他爹二諸葛雖然不願，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沒有敢說什麼。

村長是外來的，對村裡情形不十分了解，從此金旺與旺比前更厲害了，只要瞞住村長一個人，村裡人不論那個都得由他兩個調遣。這幾年來，村裡雖然調換了幾個人，而他兩個却好像鐵桶江山。大家對他兩個雖是恨恨入骨，可是誰也不敢說半句話，都恐怕搬不倒他們，自己吃虧。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說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劉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

小二黑沒有上過學，只是跟着他爹識了幾個字。當他六歲時候，他爹就教他識字。識字課本既不是五經四書，也不是常識國語，而是從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學起，進一步便學些百中經、玉匣記、增刪卜易、麻衣神相、奇門遁甲、陰陽宅等書。小二黑從小就聰明，像那些算屬相、卜六壬課、念大小遊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訣，不幾天就都弄熟了，二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賣弄。因為他長得伶俐可愛，大人們也都愛跟他玩；這個說『二黑，算一算十歲屬什麼！』那個說『二黑，給我卜一課！』後來二諸葛因為說『不宜栽種』誤了種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莊上人都都傳

爲笑談，小二黑也跟着這事受了許多奚落。那時候小二黑十三歲，已經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們仍把他當成小孩來玩弄，只跟二諸葛開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對着二諸葛問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種？』和小二黑年紀相做的孩子們，一跟小二黑生了氣，就連聲喊道：『不宜栽種不宜栽種……』小二黑因爲這事，好幾個月見了人躲着走，從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氣，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經二三年了。那時候他才十六七，原不過在冬天夜長時候，跟着些閑人到三仙姑那裏湊熱鬧，後來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見面也不能行。後莊上也有人願意給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諸葛不願意，不願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個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聲名不好。恰巧在這時候彰德府來了一夥難民，其中有個老李帶來個八九歲的小姑娘，因爲沒有吃的，願意把姑娘送給人家逃個活命。二諸葛說是個便宜，先問了一下生辰八字，切算了半天說：『千里姻緣使線牽』，就替小二黑收作童養媳。

雖然二諸葛說是千合適萬合適，小二黑却不認賬。父子們吵了幾天，二諸葛非養不行，小二黑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結果雖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沒有說清楚算什麼關係。

六 鬪爭會

金旺自從碰了小芹的釘子以後，每日懷恨，總想設法報一報仇。有一次武委會訓練村幹部，恰巧小二黑發瘧疾沒有去。訓練完畢之後，金旺就向興旺說：『小二黑是裝病，其實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鬥爭他一頓。』興旺就是武委會主任，從前也碰過小芹一回釘子，自然十分贊成金旺的意見，並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說一下，發動婦救會也鬥爭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現任婦救會主席，因為金旺好到小芹那裡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現在金旺回去跟她說要鬥爭小芹，這才是巴不得的機會，丟下淫計，馬上就去佈置。第二天，村裏開了兩個鬥爭會，一個是武委會鬥爭小二黑，一個是婦救會鬥爭小芹。

小二黑自己沒有錯，當然不承認，嘴硬到底，興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來送繳政權機關處理。幸而村長腦筋清楚，勸興旺說：『小二黑發瘧是真的，不是裝病，至於跟別人戀愛，不是犯法的事，不能網人家。』興旺說：『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長說：『村裏誰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認他的童養媳。人家不承認是對的，勇不過十六女不過十五，不到訂婚年齡，十來歲小姑娘，長大也不會來認這筆賬。小二黑滿有資格跟別人戀愛，誰也不能干涉。』興旺沒話說了，小二黑反要問他『無故網人犯法不犯』，經村長雙方勸

解，才算放了完事。

興旺還沒有進村公所，小芹拉着婦救會主席也來找村長。她一進門就說：「村長！捉賊要贓，捉奸要雙，當婦救會主席就不說理了？」興旺見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說出這事與自己有關，趕緊溜走。後來村長問了問情由，費了好大一會脣舌，才給她們調解開。

七 三仙姑許親

兩個鬥爭會開過以後，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開商量起來。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雖是母女，近幾年來却不對勁。三仙姑愛的是青年們，青年們愛的是小芹，小二黑這個孩子，在三仙姑看來好像鮮果，可惜多一個小芹，就沒了自己的份兒，她本想早給小芹找個婆家推出門去，可是因為自己聲名不正，差不多都不願意跟她結親。開罷鬥爭會以後，風言風語都說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結婚，她想要真是那樣的話，以後想跟小二黑說句笑話都不能了，那是多麼可惜的事，因此託東家求西家要給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有個吳先生是在閩錫山部下當過旅長的退職軍官，

家裡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廟大會上見過小芹一面，願意續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說，三仙姑當然願意。不幾天過了禮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爲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經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聽她娘的話？過禮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鬧起來，把吳先生送來的首飾緞綢扔下一地。媒人走後，小芹跟她娘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飯以後，說是神上了身，打了兩個呵欠就唱起來。她起先責備于福管不了家，後來說小芹跟吳先生是前世姻緣，還唱些什麼『前世姻緣由天定，不順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馬上打小芹一頓不可。小芹聽了這話，知道跟這個裝神弄鬼的娘說不出什麼道理來，乾脆躲了出去，讓她娘一個人胡說。小芹一個人悄悄跑到前莊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他，兩個就悄悄拉着手到一個土窰裡去商量對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雙

小芹把她娘怎樣主婚怎樣裝神，唱些什麼，從頭至尾細細向小二黑說了一遍，小二黑說：『不用理他！我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說到這裡，聽見外邊有腳步聲，小二黑伸出頭來一看，黑影



裡站着四五個人，有一個說：『拿雙拿雙！』他兩人都聽出是金旺的聲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沒有犯了法！』興旺也來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給你操了好幾天心了！』小二黑說：『你說去那裡咱就去那裡，到邊區政府你也不能把誰怎麼樣！走！』興旺說：『走？便宜了你！把他細起來！』小二黑掙扎了一會，無奈沒有他們人多，終於被他們七手八腳打了一頓網起來了。興旺說：『裡邊還有個女的，也細起來！捉奸要雙，這是她自己說的！』說着就把小芹也細起來了。

前莊上的人都還沒有睡，聽見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來看，麻桿火把下看見細着的兩個人，大家不問就都知道八九分。二諸葛也出來了，見小二黑被人家細起來，就跪在興旺面前哀求道：『興旺！咱兩家沒有什麼仇！看在我老漢面上，請你們諸位高高手……』興旺說：『這事情，我們管不了，送給上級再說吧！』小二黑說：『爹！你不用管！送到那裡也不犯法！我不怕他！』興旺說：『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個民兵說：『帶他們走！』一個民兵問：『帶到村公所？』興旺說：『還到村公所做什麼？上一回不是村長放了的？送給區武委會主任按軍法處理！』說着就把他兩個人擁上走了。

九 二諸葛的神課

鄰居們見是興旺弟兄們細人，也沒有人敢給小二黑講情，直等到他們走後，才把二

諸葛招呼回家。

二諸葛連搖頭說：『唉！我知道這幾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嶺上，碰上個騎驢媳婦，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壞了。我今年是羅喉星照運，要謹防帶孝的沖了運氣，因此那裡也不敢去，誰知躲也躲不過？昨天晚上二黑他娘夢見廟裡唱戲。今天早上一個老鴉落在東房上叫了十幾聲……唉！反正是時運，躲也躲不過。』他囉哩囉嗦念了一大堆，鄰居們聽了有些厭煩，又給他說了一會寬心話，就都散了。

有事人那裡睡得着？人散了之後，二諸葛家裡除了童養媳之外，三個人誰也沒有睡。二諸葛摸了摸臉，取出三個制錢占了一卦，占出之後嚇得他面色如土。他說：『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動出午火的官鬼，火旺於夏，恐怕有些危險了。唉！人家把他選成青年隊長，我就說過不叫他當，小雜種硬要充人物頭！人家說要按軍法處理，要不營隊長那裡犯得了軍法？』老婆也拍手跺腳道：『小爹呀！誰知道你要闖這麼大的事啦？』大黑勸道：『不怕！事已經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麼大罪！既然他們送到區上了，我先到區上打聽打聽，你們都睡吧！』說着點了個燈籠就走了。

二諸葛打發大黑去後，仍然低着頭細細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會，遠遠聽着有個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會就來到窗下，一推門就進來了。二諸葛還沒看清楚是誰，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帶哭帶鬧說：『劉修德！還我閨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閨女

勾引到那裡了？還我……」二諸葛老婆正氣得死去活來，一看見來的是三仙姑，正趕上出氣，從炕上跳下來拉住她道：『你來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兩個好生生把我個孩子勾引壞，你倒有臉來找我！咱兩人也就到區上說說理！』兩個女人滾成一團，二諸葛一個人拉也拉不開，也再顧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見二諸葛老婆已經不顧了命，自己先怯了幾分，不敢戀戰，少鬧了一會掙脫出來就走了。二諸葛老婆追出門來，被二諸葛攔回去，還罵個不休。

十 恩典與恩典

二諸葛一夜沒有睡，一遍一遍唸：『大黑怎麼還不同來，大黑怎麼還不同來。』第二天不明就起程往區上走，走到半路，遠遠看見大黑、三個民兵已都回來了，還來了區上一個助理員，一個交通員。他遠遠就喊叫道：『大黑！怎麼樣？要緊不要緊？』大黑說：『沒有事！不怕！』說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員跟三個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員說：『這就是我爹！』又向二諸葛說：『區上添傳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沒有事！』二黑跟小芹兩個人，一到區上就放開了。區上早就聽說興旺跟金旺兩個人不是東西，已經把他兩個人押起來了，還派助理員到咱村開大會調查他們橫行霸道的證據。我趕到那裡人家就問罷了，聽說區上還許咱二黑跟小芹結婚。』二諸葛說：『不犯罪就好，結婚可

不行，命相不對！你沒有聽說添傳我做什麼？」大黑說：「不知道，大約也沒有什麼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說。」交通員說：「老漢！這就算見了你了！你去吧，我再傳那一個去！」說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諸葛到了區上，看見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條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罵道：「闖禍東西！放了你你還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嚇死了！不要臉！」區長道：「幹什麼？區公所是罵人的地方？」二諸葛不說話了。區長問：「你就是劉修德？」二諸葛答：「是！」問：「你給劉二黑收了個童養媳？」答：「是！」問：「今年幾歲了？」答：「屬猴的，十二歲了。」區長說：「女不過十五歲不能訂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劉二黑已經跟于小芹訂婚了！」二諸葛說：「她只有個爹，也不知道逃難逃到那裡去了，退也沒處退。女不過十五不能訂婚，那不過是官家規定，其實鄉間七八歲訂婚的多着哩。請區長恩典恩典就過去了……」區長說：「凡是不合法的訂婚，只要有一方面不願意都得退！」二諸葛說：「我這是兩家情願！」區長問小二黑道：「劉二黑！你願意不願意？」小二黑說：「不願意！」二諸葛的脾氣又上來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區長道：「給他訂婚不由他，難道由你啦？老漢！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養的那個小姑娘，要真是沒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閨女好了。」二諸葛道：「那也可以，不過還得請區長恩典恩典，不能教他跟于福這閨女訂婚！」區長說：「這你就管不着了！」二諸葛發急道：「千萬請區長恩典恩典！命相不對，這是一輩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

「二黑！你不要糊塗了！這是你一輩子的事！」區長道：「老漢！你不要糊塗了：強逼着你十九歲的孩子娶上個十二歲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輩子氣！我不過是勸一勸你，其實只要人家兩個人願意，你願意不願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養媳沒處退就算成你的閨女！」二諸葛還要請區長『恩典恩典』，一個交通員把他推出來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尋二諸葛，一來爲的是遲遲鬧氣的本領，二來爲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實小芹吃一吃虧她很高興，所以跟二諸葛老婆鬧了一陣之後，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遲，于福雖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沒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飯，飯快成的時候，三仙姑慢慢起來梳妝，于福問道：『不去打聽打聽小芹？』她說：『打聽她做甚麼？她的本領多大啦？』于福也再沒有敢說什麼，把飯菜做成了放在爐邊等，直等到她梳妝罷了才開飯。

飯還沒有吃罷，區上的交通員來傳她。她好像很得意，鬢子拉得長長的說：『閨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請區長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飯，換上新衣服、新首帕、綉花鞋、鑲邊褲、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幾件首飾，然後叫于福給她備上驢，她騎上，于福給他趕上，往區上去。

到了區上。交通員把她引到區長房子裡，她爬下就磕頭，連聲叫道：『區長老爺，你可要給我作主！』區長正伏在桌上寫字，見她低着頭跪在地下，頭上戴了滿頭銀首飾，還以為是前兩天跟婆婆生了氣的那個年輕媳婦，便說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嗎？爲什麼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頭看了看區長的臉。區長見是個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認錯人了。交通員道：『認錯人了！這就是于小芹的娘！』區長又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來！不要裝神做鬼，我什麼都清楚，起來！』三仙姑站起來了。區長問：『你今年多大歲數？』三仙姑說：『四十五。』區長說：『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個人不像？』門邊站着老鄉一個十來歲的小閨女嘻嘻笑了。交通員說：『到外邊要！』小閨女跑了。區長問：『你會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話。區長問：『你給你閨女找了個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問：『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問：『還有些什麼？』答：『有些首飾布疋！』問：『跟你閨女商量過沒有？』答：『沒有！』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答：『不知道！』區長道：『我給你叫來你親自問問她！』又向交通員道：『去叫于小芹！』

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跑到外邊一宣傳，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囔囔說：『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褲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輩沒有臉紅過，偏這會撐不住氣了，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

閃開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裡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顧擦汗，再也開不得口。院裡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區長說：「你不問我替你問！于小芹，你娘給你找的婆家你願意跟人家結婚不願意？」小芹說：「不願意！我知道人家是誰？」區長向三仙姑道：「你聽見了吧？」又給她講了一會婚姻自主的法令，說小芹跟小二黑訂婚完全合法，還吩咐她把吳家送來的錢和東西原封退了，讓小芹跟小二黑結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應了下來。

十一 怎樣到底

三個民兵回到劉家峽，一說區上把興旺金旺二人押起來，又派助理員來調查他們的罪惡，真是人人拍手稱快。午飯後，廟裡開了個羣衆大會，村長報告了開會宗旨就請大家舉他兩個人的作惡事實。起先大家還怕搬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來報仇，老大一會沒有人說話，有幾個胆子太小的人，還悄悄勸大家說：「忍事者安然」。有個被他兩人作踐垮了的年輕人說：「我從前沒有忍過？越忍越不得安然！你們不說我說！」他先從金

旺領着土匪到他家綁票說起，一連說了四五款，才說道：『我歇歇再說，先讓別人也說幾款！』他一說開了頭，許多受過害的人都搶着說起來：有給他們花過錢的，有被他們逼着上過吊的，也有產業被他們霸了的，老婆被他們姦淫過的，他兩人還派上民兵給他們家裡割柴，撥上民夫給他們自己鋤地，浮收糧，私派款，強逼民兵網人，……你一宗他一宗，從晌午說到太陽落，一共說了五六十款。

區上根據這些罪狀把他兩人送到縣裡，縣裡把罪狀一一證實之後，除叫他們賠償大
家損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經過這次大會之後，村裏人都敢出頭了，不久，村幹部又都經過大改選，村裡人再也不敢亂投壞人的票了。這其間，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選，偏她還變了口吻，說：『以後我也要進步了』。

兩個神仙也有了變化：

三仙姑那天在區上被一夥婦女圍住看了半天，實在覺着不好意思，回去對着鏡子研究了一下，真有點打扮得不像話；又想到自己的女兒快要跟人結婚，自己還賣什麼老俏？這才下了個決心，把自己的打扮從頂到底換了一遍，弄得像個當長輩人的樣子，把三十年來裝神弄鬼的那張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諸葛那天從區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對，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来吧！你不是說二黑這回了不得嗎？你一輩子放個屁也要卜一課，究竟抵了

些什麼事？我看小芹滿不錯，能跟咱二黑過就很好！什麼命相對不對？你就不記得「不宜栽種」？」二諸葛見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陰陽，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別人跟前賣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見老人們的脾氣都有些改變，託鄰居們趁勢和說和說，兩位神仙也就順水推舟同意他們結婚。後來兩家都準備了一下，就過門。過門之後，小兩口都十分得意，鄰居們都說是村裡第一對好夫妻。

夫妻們在自己臥房裡有時候免不了說玩話：小二黑好學三仙姑下神時候唱「前世因緣由天定」，小芹好學二諸葛說「區長恩典，命相不對」。淘氣的孩子們去聽窗，學會了這兩句話，就給兩位神仙加了新外號：三仙姑叫「前世姻緣」，二諸葛叫「命相不對」。

李有才板話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裡人放牛，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裡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空土窖，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他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恆元，土窖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三十空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雜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

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閩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閩恆元乳名叫「小圃」，別人對上人家不只好叫「小圃」，就是該說「穀圃」也只得說成「穀倉」，誰還好意思說出「圃」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閩長在閩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閩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幾句平常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裡發生件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這種歌，在閩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北方說：西頭老戶主閩恆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

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恆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裡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胡蘆飄子，說一句話，陝十來次眼皮。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其實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峽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裡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沾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哼哼！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口順，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閻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為作快板遭過難。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窩裡的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窩，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籬頭，裡面裝的是村裡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窩，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菓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裡的小飯舖。

到了冷凍天氣，有才好像一爐火——只要他一回來，愛取笑的入們就圍到他這土窩裡來閑談，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扯到那裡算那裡。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罷晚飯，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裡的有才叔！」有才在套窩裡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那裡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

子窪的！」他表兄雖然年輕，却很精幹，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裡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到：「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賃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個大脚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煙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噹噹噹噹噹令×令噹令×令……噹令×各拉打打噹！」他煞住第一段傢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饅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備着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簷裡一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黍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年煮的都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僱不起長工不僱吧，僱得起人管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那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小順道：「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還用說？」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得很低，却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唸道：

「張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鷄能下蛋』，

得貴就說『親眼見』。

要幹陰，就能幹，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裡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

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順道：『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

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總

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遍。』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裡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

『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行了，就這村怪！這都是老恒元的古規。老恒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小福的爹）、小元、小明、小保。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明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徐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小順道：『那也是唱歌的：』

『一隻虎，閻喜富，

吃吃喝喝有來路：

當過兵，賣過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寡婦……

什麼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表兄聽罷才笑了一聲，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柿子窪

客你是不知道！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抗戰以後這東西趁着兵慌馬亂搶了個村長，就更了不得了，有恒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就沒有他幹不出來的事，屁大點事弄到公所，也是桌面上吃飯，袖筒裡過錢，錢淹不住心，說網就網，說打就打，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治。逼得人家破了產，老恒元管「賤錢二百」買房買地。老槐樹底這些人，進了村公所，誰也不敢走到桌邊。三天兩頭出款，誰敢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人家姓閻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壞透了壞透了！」有才低聲問道：「爲什麼事撤了的？」小保道：「這可還不知道，大概是縣裡調查出來的吧？」有才道：「光撤了差放在村裡還是大害，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道縣裡還辦他不辦？」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遠遠有人喊道：「明天到廟裡選村長啦，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一連聲叫喊，聲音越來越近，小福聽出來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貴！還聽不懂他那賤礙？」進來了，就是得貴。他一進來，除了有才是主人，隨便打了個招呼，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得貴道：「這裡倒熱鬧！省得我跑！明天選村長啦，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又把鬚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誰不在這裡，你們碰上告給他們一聲！」說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門，小順搶着道：「吃烙餅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人員還在這裡住着啦，餅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人家

聽見了！」小元道：「怕什麼？就是故意叫他聽啦。」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小順道：「還有『老村長的意思』。」小福道：「假大頭這會要變真大頭啦呀！」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誰是假大頭？」小順搶着道：「這也有歌：

「劉廣聚，假大頭，

一心要當人物頭；

抱粗腿，借勢頭，

拜認恒元乾老頭。

大小事，強出頭，

說起話來歪着頭。

從西頭，到東頭，

放不下廣聚這顆頭。」

唸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覺着很奇怪，也沒有顧上笑，又問道：「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小順道：「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們這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砲，攢上一夥人選別人，偏不選廣聚！」老秦道：「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樹底人誰得罪起

老恆元？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小元道：「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只怕柿葉掉下來碰破你的頭，你不敢得罪人家，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這人有點古怪，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說得對，這一回真是該扭扭勁！要是再選上個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恆元老傢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的人這回就出出頭，就是辦不好也比撻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小保這變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依小元說，小保就可以辦；老陳覺得要是選小明，票數會更多一些；小明却說在大場面上說個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李有才道：「我說個公道話吧：要是選小明老弟，管保票數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他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恆元那夥人鬧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領過幾年羊（就是當羊經理），在外邊走的地方也不小，又能寫能算，辦倒沒有什麼辦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真也有點顧不上。依我說，小元可以辦，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帳，寫個什麼公事……」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小順道：「對！宣傳宣傳！」說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福道：「小福！你跟人家還什麼能？給我回去！」小順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頭向老秦道：「不怕！丟了你小福我包賠！」說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也沒有叫住，只好領上外甥（小福的表兄）回去睡覺。

窩裡丟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三打虎

第二天吃過早飯，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順攔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還許弄成，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誤不了！我把牛送到椒窪就回來。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莊稼！章工作員開會，一講話還不是一大响？誤不了！』小順道：『這一回是選舉會，又不是講話會。』有才道：『知道！不論什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啦？『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啦，光他講這些我就回來了！』小順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誤了！』說着就往廟裡去了。

廟裡還跟平常開會一樣，章工作員、各幹部坐在拜廳上，羣衆站在院裡，不同的只是因為喜富撤了差，大家要看他還威風不威風，所以人來得特別多。

不大一會，人到齊了，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他雖然沉着氣，可是臊子究竟有點不自然，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請章工作員講話，章工作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了，也沒有講什麼『意義』與『重要性』，直捷了當說道：『這裡的村長，犯了一些錯誤，止級有命令另選。在未選舉以前，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一提。』大家對喜富的意見，提一千條也有，可是一來沒有準備，二來礙於老恆元的面子，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只是交頭接耳商量。有的說『趁此機

會不治他，將來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說「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日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議論紛紛，都沒有主意。有個馬鳳鳴，當年在安徽寬過茶葉，是張啓昌的姐夫，在閩家山下了戶。這人走過大地方，開通一點，不俚閩家山人那變小心小肚。喜壽當村長第一年，隨便談起村民，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當時惹不過，只好忍過去。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他趕趁勢算一下舊賬，便悄悄向幾個人道：「只望你們大家有意見顯意提，我可以打頭一砲！」馬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砲，小元先給他鼓勵道：「提吧！你一提我接任就提，說開頭多着哩！」他們正商量着，章工作員在台上等急了，便催到：「有沒有？再限一分鐘！」馬鳳鳴站起來道：「我有個意見：我的地上邊是閩五的墳地，墳地堰上的荊條、酸棗樹，一直長到我的地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閩五說出話來，報告到村公所，村長鬧喜富給我說的，叫我殺了一口豬給閩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閩家人大吃了一頓，罰了我五百塊錢，永遠不准我在地後砍荊條和酸棗樹。豬跟麵大家算吃了，錢算我出了，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只是我種地出着負擔永遠叫人家滾荊條和酸棗樹，我覺着不合理。現在要換村長，我請以後開放這個禁令！」章工作員好像有點吃驚，問大家道：「真有這事？」除了姓閩的，別人差不多齊聲答道：「有！」有才也早回來了，聽見是說這事，也在中間發冷話道：「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小元搶着道「我也有個意見」接着說了一件派差的事。兩個人發言以後，意見就多起來，你一款我一款，無論是花黑錢、請吃飯、打板子

、罰苦工……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差不多都說出來了，可是與恆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見似乎沒人提了，章工作員氣得大瞪眼，因為他常在這裡工作，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的問題。他向大家發命岔道：『這個好村長！把他捆起來！』一說網喜富，當然大家很有勁，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七手八腳把他捆成了個倒縛兔。他們問送到那裡，章工作員道：『且網到下面的小屋裡，撥兩個人看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飯，吃了飯選過村長，我把他帶回區上去！』小順、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順道：『遲吃一會飯有什麼要緊？』章工作員又道：『找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為報告，我帶回去！』馬鳳鳴道：『我寫！』小保道：『我幫你！』章工作員見有了人，就宣佈散了會。

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恆元父子，因為有好多案件雖是喜富出頭，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恆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裡不要亂說，無奈那麼許多人看守着，沒有空子，也只好罷了。吃過午飯，老恆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只打發兒子家祥去照應選舉的事，自己却沒有去。

會又開了，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按正規的選法，應該先選村代表，然後由代表會裡產生村長，可是現在來不及了。現在我想了個變通辦法；大家先選出三個候選人，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三個人中選一個。投票的辦法，因為不識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個碗，上邊畫上記號，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每人發一顆豆，願意選誰，就把豆

放到誰的碗裡去；這個辦法好不好？」大家齊聲道：「好！」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大部份人離不了他寫票，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辦法既然改了，他借着自己是個教育委員，獻了個殷勤，去準備了三個碗，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大家把三個候選人提出來了；劉廣聚是經過老恆元的運動的自然在數，一個是馬鳳鳴，一個就是陳小元，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帖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注意！一會把這三個碗放到裡邊殿裡，次序是這樣：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再說一遍：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說了把碗放到殿裡的供桌上，然後站東過西每人發了一顆豆，發完了就投起來。一會，票投完了，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劉廣聚八十八票當選，陳小元八十六票，跟劉廣聚只差兩票。

選舉完了，章工作員道：「我還要回區上去。派兩個人跟我相跟上把喜富送去！」家祥道：「我派我派！」下邊有幾個人齊聲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工作員道：「有兩個就行！」小元道：「多去幾個保險！」結果有五個去。工作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就帶着喜富走了。

劉廣聚當了村長，送走工作員之後，歪着個頭，到恆元家裡去——一方面是謝恩，一方面是領教，老恆元聽了家祥的報告，知道章工作員把喜富帶走，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兩票，心裡着實有點不安，少氣無力向廣聚道：「孩子！以後要小心點！情況變得

有點不妙了！馬鳳鳴，一個外來戶，也要翻臉：老槐樹底人也起了反了！」說着伸出兩個指頭來道：『你看危險不危險？兩稟！只弄兩稟！』又吩咐他道：『孩子！以後要買一買馬馱鳴的馱，檢那不要緊的委員給他當一個——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也好！像小元那些沒天沒地的東西，以後要找個機會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壓不住東頭那些東西。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個頭尾再說！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點不得勁，想早點歇歇！』廣聚受完了這番訓，也就辭出。

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窯裡自然也是特別熱鬧，不必細說，第二天便有兩段新聯傳出來，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隻虎；

到了二十六，老虎更吃苦；

大家提意見，尾巴藏不住，

鼓鑿按倒地，打個背綁兔。

家祥乾眯眼，恒元廁一褲。

大家哈哈笑，心裡滿舒服。』

還有一段是：

『老恒元，真混賬，

抱住村長死不放手。』

說選舉，是假樣，

侄兒下來乾兒上。』

喜富是恒元的本家侄兒，廣聚是乾兒）

四 丈 地

自從把喜富帶走以後，老恒元總是放心不下，生怕把他與自己有關的事攀扯出來，可是現在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有錢也花不進去，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聽不着，只好算了。過了三個月，縣裡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老恒元託廣聚到縣裡，順便打聽喜富的下落。

隔了兩天，廣聚回來了，飯也沒有吃，歪着個頭，先到恒元那裡報告。恒元躺着，他坐在床頭必恭必敬的報告道：『喜富的事，因為案件過多，喜富不願禁出人來，直拖累了好幾個月才算結束。所有麻煩，喜富一個人都承認起來了，縣政府特別寬大，准他呈遞悔過書賠償大眾損失，就算完事。』恒元長長吐了口氣道：『也算！能不多牽連別人就好！』又問道：『這次開會商議了些什麼？』廣聚道：『一共三件事：第一是確實執行減租，發了個表格，叫填出佃戶姓名，地主姓名，租地畝數，原租額多少，減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辦法是除了政權、各團體幹部參加外，每二十戶選個代表共同丈

量。第三是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在陽歷六月十五號以前到縣受訓。」老恆元聽說喜富的案伴已了，才放心了一點，及至聽到這些事，眉頭又打起皺來。他等廣聚走了，便跟兒子家祥道：「這派人受訓沒有什麼難辦，看起來還是巧招兵，跟閻錫山要的在鄉軍人一樣，隨便派上個誰就行了。減租和丈地兩件事，在閻家山說來，只是對咱不利。不過第一件還好辦，只要到各窩舖上說給佃戶們一聲，就叫他們對外人說是已經減過租了，他們怕奪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話說；回頭村公所要造表，自然還要經你動手，也不愁造不合適。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如何瞞得過去？」家祥眯着眼道：「我看也好應付！說各幹部吧！村長廣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員教育委員是咱父子倆，工會主席老范是咱的領工，咱一家就出三個人。農會主席得貴還不是跟着咱轉？財政委員啓昌，平常打的是不剝不害主義，只要不叫他吃虧，他也不說什麼。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青救幹部，啥也不懂。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他最精明，又是個外來戶，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說話，他老婆桂英又是個婦救幹部，一家也出着兩個人……」老恆元道：「馬鳳鳴好對付；他們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佔便宜，叫他佔上些便宜他就不說什麼了。我覺得最難對付的是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人數既多，意見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遠代表也行。」恆元道：「不妥！章工作員那小子慫勤，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我看代表還是要，不過可以由村長指派，派那些最窮、最愛打小算盤的人，像老槐樹底老秦那些人。」家祥道：「這我就不懂了，越是

窮人，越出不起負擔，越要細丈別人的地……」恆元道：「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們丈地時候，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椒窪』地，一畝就有七八塊，算的時候你執算盤，慢慢細算。這麼着丈量，一個椒窪不上十五畝地就得丈兩天。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的窮戶，那裡誤得起閑工？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自然就都走開了。等把他們熬敗了，咱們一方面說他們不積極不熱心，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只要做個樣子，說多少是多少，誰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還插牌子！」恆元道：「山野地，塊子很不規矩，每一處只要把牌子上寫個總數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誰知道對不對？要是再用點小藝道買一買小戶，小戶也就不說話了——比方你看他一塊有三畝，你就說『小戶人家，用不着細盤量了，算成二畝吧！』這樣一來，他有點小虛數，也怕再多量出來，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別人的！」

恆元對着家祥訓了這一番話，又打發他去請來馬鳳鳴，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不過因為買得刁巧一點，都是些大畝數——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老恆元說：「你的地既然都是新買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馬鳳鳴自然很高興。恆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廣聚一來自己地多，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恆元，當然沒有別的話說。

第二天便依着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便開始丈地。果不出恆元所料，章工作員來了，也跟着去參觀。恆元說：「先丈我的！」村長廣聚領頭，民事委員闞恆元、

教育委員閻家祥、財政委員張啓昌、建設委員馬鳳鳴、農會主席張得貴、工會主席老范、婦救主席桂英、青救主席小林，還有十餘個新選的代表們，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筆硯等，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往椒窪去了。

廣聚管指劃，得貴執弓，家祥打算盤。每塊地不够二分，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個灣，還得分成四五塊來算。每丈量完了一塊，休息一會，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斜的該怎樣折，家祥給大家講「飛歸得敵」之算法。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算地敵，也都聽不起勁來，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員却覺着這辦法很細緻，說是「丈地的模範」，說了便往柿子窪編村去了。

果不出恆元所料，兩天之後，椒窪地沒有丈完，就有許多人不能來了。到了第五天，臨出發只集合了七個人；恆元父子連領工老范是三個，廣聚一個，得貴一個還有桂英跟小林，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一個小孩子。恆元搖着芭蕉扇，廣聚端着水烟袋，領工老范揹着一張鏟，小林揹着個鋤頭預備割柴，桂英肚裏懷着孕，想拔些新鮮野菜，也揹着個籃子，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恆元家裡吃飯，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丈地弓、算盤、筆硯、木牌，都是他一個人抱着。出發地點是椒窪後溝，也是恆元的地，出發時候，恆元故意發脾氣道：「又都不來了！那蠻多的委員，只說話不辦事，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八個人的事了！」說着就出發了。這條溝沒有別人的地，連樣子也不用裝，一進了溝就各幹各的；桂英吃了幾顆青杏，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幾顆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

家祥見堰上塌了個小壑，指揮着老范去壘，得貴也放下那些傢俱去幫忙，恆元跟廣聚，到麥地邊的核桃樹底趁涼快說閑話去。

這天有才恰在這山頂上看麥子，見進溝來七八個人，起先還以為是偷麥子的，後來各幹其事了，雖然離得遠了認不清人，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到核桃樹底去的那兩個人不知是幹什麼的。他又往前湊了一湊，能聽見說說笑笑，却聽不見說什麼。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兩個什麼鬼東西，我總要等你們出來！』說着就坐在林邊等着。直到天快晌午，見有個從核桃樹下鑽出來喊道：『家祥！寫牌來吧！』這一下聽出來了，是恆元。壘堰那三個人也過來了兩個，一個是家祥一個是老范。家祥寫了兩個木牌，給了老范一塊，自己拿着一塊；老范那塊插在東圪嘴，家祥那塊插在麥地邊。牌子插好，就叫來了桂英小林，七個人相跟着回去了，有才見得貴拿着弓，才想起來人家是丈地，暗自尋思道：『這地原是這樣丈的？我總要看看牌上寫的是什麼！』一邊想，一邊繞着路到溝底看牌。兩塊牌都看了，麥地邊那塊寫的是『自此至溝掌，大小十五塊，共七畝二分二釐。』東圪嘴那塊寫的是『圪嘴至上至崖根，共三畝二分八釐。』他看完了牌，覺着好笑。回來在路上編了這樣一段歌：

『丈地的，真奇怪，

七個人，不一塊；

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

老范得貴去壘堰，家祥一旁亂指派，
只有恆元與廣聚，核桃樹底趁涼快，

芭蕉扇，水烟袋，

說說笑笑真不壞。

坐到小晌午，叫過家祥來，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寫牌，

前後共算十畝半，木頭牌子插兩塊。

這些鬼把戲，只能哄小孩；

從溝裡到溝外，平地坡地都不壞，

「一共算成三十畝，管保恆元他不賣！」

五 好怕的『模範村』

過了幾天，地丈完了他們果然給小戶人家送了些小便宜，有三畝只估二畝，有二畝估作畝半。丈完了地這一晚上，得貴想在小戶們面前給恆元賣個好，也給自己賣個好，因此在恆元家吃過晚飯，跟家祥們攀談了幾句，就往老槐樹底來。老槐樹底人都都吃過了飯，在樹下納涼、談閑話，說說笑笑，聲音很高。他想聽一聽風頭對不對，就遠遠在

路口站住步側耳細聽，只聽一個人道：『小旦！你不能勸勸你爹以後不要當恆元的尾巴？人家外邊說多少閑話……』又聽見小旦攔住那人的話搶着道：『那天不勸他？可是他也不聽有什麼法？爲這事不知生過多少氣？有時候他在老恆元那裡拿一根葱、幾頭蒜，我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他也不改！』他聽見是自己的孩子說自己，更不便走進場，可是也再聽聽以下還說些什麼，所以也捨不得走開。停了一會，聽得有才問道：『地丈完了？老恆元的地丈了多少？』小旦道：『聽說是一百一十多畝。』小元道：『跌鬼也哄不過！不用說他原來的祖業，光近十年來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麼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樹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給他才來的！』說着大家就七嘴八舌，三畝二畝給他算起來，算的結果，連老槐樹底帶村裡人，押給恆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畝。小元道：『他通年僱着三個長工，山上還有六七家窩舖，要是細量起來，丈不修三百畝我不姓陳！』小順道：『你不說人家是怎樣丈的？你就沒聽有才老叔編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個人不一塊……』接着把那一段歌唸了一遍，唸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寬都寬，像我那地明明是三畝，只算了二畝！』小元道：『那還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恆元的地丈公道了，咱們這些戶，二畝也不出負擔，三畝還不出負擔；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輪到你名下，三畝也得出，二畝也得出！』

得貴聽到這裡，知道大家已經猜透了恆元的心事，這個好已經賣不出去，就返回來

想再到恆元這裡把方才聽到的話報告一下。他走到恆元家，恆元已經睡了，只有家祥點着燈造表，他便把方才聽到的話和有才的歌報告給家祥，中間還加了一些罵恆元的話。家祥聽了，沉不住氣，兩眼睜得飛快，罵了小元跟有才一頓，得貴很得意的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恆元起床，家祥就去報告昨天晚上晚上的事。恆元聽了，倒不在乎罵不罵。只恨他們不該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麼透澈，想了一會道：「非重辦他幾個不行！」吃過了飯，叫來了廣聚，數說了小元跟有才一頓罪狀，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選成什麼武委會送到縣裡受訓去，把有才攆走，永遠不准他回闊家山來！」

廣聚領了命即刻召開了個選人受訓的會，仿照章工作員的辦法推了三個候選人，把小元選在三人裡邊，然後投豆子，可是得貴跟家祥推兩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裡，結果把小元選住了。

村裡人，連恆元廣聚都算上，都只說這是拔壯丁當兵。小元家裡只有一個老娘，又沒有吃的，全仗小元養活，一見說把小元選住了，哭着去哀求廣聚。廣聚奉的是恆元的命令，哀求也沒有效。得貴很得意，背地裡賣俏說：「誰教他評論丈地的事？」這話傳到老槐樹底，大家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小明見鄰居們有點事，最能熱心幫助。他見小元他娘哀求也無效，就去找小保小順等一千人來想辦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有計劃的，說好話也無用。依我說就真當了兵也不是壞事，大家在一處都不錯，誰還不能幫一把忙？咱們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娘養

天。」小明向小元道：「你放心吧！也沒有多餘的事！燒柴吃水，一個人能費多少；你那三畝地，到了忙時候一個人抽一晌工夫就給家捎帶了！」小元的叔父老陳爲人很痛快，他向大家謝道：「事到頭上講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後自然免不了麻煩大家照應，我先替小元謝謝！」小元也跟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

在村公所這方面，減租跟丈地兩份表也造成了，受訓的人也逃定了，做了一份報告，吃過午飯，撥了個差，連小元一同送往區上。把這三件工作交代過，廣聚打發人把李有才叫到村公所，歪着個頭，拍着桌子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他「造謠生事」又說「簡直像漢奸」，最後下命令道：「即刻給我滾蛋！永遠不許回閻家山來！不聽我的話我賞漢奸送你！」有才無法，只好跟各牛東算了算賬，搬到柿子窪編村去住。

隔了兩天，章工作員來了，帶着縣裡來的一張公事，上寫道：「據第六區公所報告，閻家山編村各幹部工作積極細緻，完成任務甚爲迅速，堪稱各村模範，特傳令嘉獎以資鼓勵……」自此以後，閻家山就被稱爲「模範村」了。

六 小元的變化

兩禮拜過後，小元受訓回來了，一到老槐樹底，大家就都來問詢，在地裡做活的，雖然沒到晌午，聽到小元回來的消息的也都趕回來問長問短。小元很得意的道：「依

他們看來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他們那裡想得到又給咱們弄了個合適？縣裏叫咱回來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還允許給咱們發槍，發手榴彈。縣裡說：「以後武委會主任跟村長是一文一武，是獨立系統，不是附屬在村公所。」並且給村長下的公事教他給武委會準備一切應用物件。從今以後，村裡的事也有咱老槐樹底的分了。」小順道：「試試！看他老恆元還能獨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給你鋤出來了。老人家也沒有餓了肚，這家送個乾糧，那家送碗湯，就够他老人家吃了。」小元自是感謝不提。

吃過午飯，小元到了村公所，把縣裡的公事取出來給廣聚看。廣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權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恆元。

恆元看了十分後悔道：「想不到給他做了做小合適？」又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道：「既然錯了，就以錯上來——以後把他團弄住，叫他也變成咱的人！」廣聚道：「那傢伙有那麼一股扭勁，恐怕團弄不住吧！恆元道：「你不懂！這只能慢慢來！咱們都捧他的場，叫他多估點小便宜，「習慣成自然」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

廣聚領了恆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份：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夥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廣聚覺得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恆元那裡領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

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裡，覺着有點比配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着不好意思，廣聚道：「能燒多少？派個民兵去割一點就夠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他叔父老陳，見他的地也荒了，一日就罵他道：「小元你看！近一兩月來像個什麼東西！出來進去架兩條胳膊，連水也不能担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莠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鋤一遍，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什麼？」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裡看過，經老陳這一罵，也覺得應該到地裡看看去，吃過早飯，扛了一把鋤，正預備往地裡走，走到村裡，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鋤地去啦？」小元臉紅了。覺着不像個主任身分，便喃喃的道：「我到地裡看看去！」家祥道：「歇歇談一會閑話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廣聚閑談起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去。吃過飯，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

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裡，無精打彩慢慢鋤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

香！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熟，除了多派咱幾回差，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睡覺？」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攆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小順道：「咱不能給他編個試試？」小福道：「可以！我幫你！」給小元鋤地，他們既然有點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鋤到了沒有，留下草了沒有，只是隨手鋤過就是，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歌子上。小順編了幾句，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又添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短歌：

『陳小元，瘦得快，

當了主任要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担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鋤個地，也派差，

逼着鄰居當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唸給兩三個青年聽，第二天傳出去。大家都唸得爛熟，小元在廟裡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這還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羣衆損失這筆款，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遞了悔過書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恒元用了，恒元就着人告喜富說斷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恒元一說，恒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個幹部會，說公所沒款，就把喜富這筆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喜富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因為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遞了事又能說兩句，就有些人慫恿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恒元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償，因此借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但是他知道村長不過是個假樣子，所以先去找恒元。他自己人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老恒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沒款，也沒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幹部會上才那麼決定，你不是也參加過了嗎？不過咱們內裡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一共破費了多少，回頭叫他另外照數賠償！』馬鳳鳴道：『我也不是說那個啦，不過他們……』恒元攔他的話道：『不不不！他不賠我就不願意他！不信我可以墊出來！咱們

都是個幹部，不分個裡外如何能行？」馬鳳鳴見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說什麼了；別人再慫恿也慫恿不動他了。

事過之後，第二天喜富就回來了。賠馬鳳鳴的東西恒元担承了一半，其餘應賠全村民衆，那麼大的數目，做了幾條麵袋幾個掛包幾條子彈袋，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算完事。

「八一」檢閱民兵，閻家山的民兵服裝最齊整，又是模範，主任又得了獎。

七 恒元廣聚把戲露底

過了陰曆八月十五日，正是收秋時候，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區農會常聽章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村，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

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他一進公所，正遇着廣聚跟小元下棋，他兩個因爲一步棋爭起來，就沒有看見老楊同志進去。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答話，他就在這爭吵中問道：「那一位是村長？」廣聚跟小元抬頭一看，見他頭上箍着塊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藍褲腳上穿着半舊硬鞋至少也有二斤半重。從這服裝上看，村長廣聚以爲他是那村派來的送信的，就懶洋洋的問道：「那村來的？」老楊同志

答道：「縣裡！」廣聚仍問道：「到這裡幹什麼？」小元棋快輸了，在一邊催道：「快走棋嗎！」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便道：「你們忙得很！等一會開了再說吧！」說了把背包往階台上一丟，坐在上面休息。廣聚見他的話頭有點不對，也就停住了棋，湊過來答話。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却又故意問了一句「村長那裡去了」。他紅着臉答過話，老楊同志才把介紹信給他，信上寫的是：

「茲有縣農會楊主席，前往閩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請予接洽爲荷……」

廣聚看過了信，把老楊同志讓到公所，說了幾句客氣話，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裏吃飯。老楊同志道：「還是免些米到老百姓家裡吃吧！」廣聚還要講俗套，老楊同志道：「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廣聚見他土眉土眼，說話却又那麼不隨和，一時想不出該怎樣對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給你出去看看！」說了就出了公所來找恒元。他先把介紹信給恒元看了，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恒元道：「前幾天聽喜富說有這麼個人。這人你可小看不得！聽喜富說，有些事情縣長還得跟他商量着辦。廣聚道：「是是是！你一說我想起來了！那一次在縣裡開會，討論丈地問題那一天，縣幹部先開了個會，彷彿有他，穿的是藍衣服，眉眼就是那樣。」恒元道：「去吧！好好應酬，不要衝撞着他！」廣聚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我請他到家吃飯，他不肯，他叫我找他個老百姓家去吃，怎麼辦？」恒元不耐煩了，發話道：「這麼大一點事也問我？那有什麼難辦？他要那麼執拗，就把他派到個最窮的家——像老槐樹底老秦家，兩頓

糠吃過來，你怕他不再找你想辦法啦？」廣聚道：「老槐樹底那些人跟咱們都不對，不怕他說壞話？」恒元道：「你就不看人？老秦見了生人敢放個屁？每次吃了飯你就把他招待回公所，有什麼事？」

廣聚碰了一頓釘子討了這麼一點小主意，回去就把飯派到老秦家。這樣一來，給老秦找下麻煩了！閻家山沒有行過這種制度，老秦一來不懂這種管飯只是替做一做，將來還要領米，還以為跟派差派款一樣；二來也不知道家常飯就行，還以為衙門來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這樣想，就把事情弄大了，到東家借鹽到西家借麵老兩口忙了一大會，才算做了兩三碗湯麵條。

晌午，老楊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飯，見小砂鍋裡是麵條，大鍋裡的飯還沒有揭開，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當客人待。老秦舀了一碗湯麵條，必恭必敬雙手捧給老楊同志道：「吃吧先生！到咱這窮家吃不上什麼好的，喝口湯吧！」他越客氣，老楊同志越覺着不舒服，一邊接一邊道：「我自己舀！唉！老人家！咱們吃一鍋飯就對了，爲什麼還要另做飯？」老秦老婆道：「好先生！陰也沒有！只是一口湯！要是前幾年這飯就端不出來！這幾年把地押了，陰也講不起了！」老楊同志聽她說押了地，正要問他押給誰，老秦先向老婆喝道：「你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張瘋嘴該說什麼！可甭不死你！你還記得陰？還記得陰？」老楊同志猜着老秦是怕她說得有妨礙，也就不再追問，隨便勸了老秦幾句。老秦見老婆不說話了，因爲怕再引起話來，也就不再說了。

小福也回來了。見家裡有個人，便問道：「爹！這是那村的客？」老秦道：「縣裡的先生！」老楊同志道：「不要這樣稱呼吧！那裡是什麼「先生」？我姓楊！是農救會的！你們叫我個「楊同志」或者「老楊」都好！」又問小福「叫什麼名子」，「多大了」，小福一一答應。老秦老婆見孩子也回來了，便揭開大鍋開了飯。老秦，老秦老婆，還有個五歲的女孩，連小福，四個人都吃起飯來。老楊同志第一碗飯吃完，不等老秦看見，就走到大鍋邊，一邊舀飯一邊說：「我也吃吃這飯！這飯好吃！」老兩口趕緊一齊放下碗來招待，老楊同志已把山藥蛋南瓜舀到碗裡。老秦客氣了一會，也就罷了。

小順來找小福割穀一進門碰上老楊同志，彼此問詢了一下，就向老秦道：「老叔！人家別人的穀都打了，我參病着，連穀也割不起來，後晌叫你小福給俺割吧？」老秦道：「吃了飯還要打穀！」小順道：「那我也能幫忙，打下你的來，遲一點去割我的也可以！」老楊同志問道：「你們這裡收秋還是各顧各？農救會也沒有組織過互助小組？」小順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顧各吧？老農會還管這些事啦？」老楊同志道：「那末你們這裏的農會都管些什麼事？」小順道：「咱不知道。」老楊同志自語道：「模範村！這算什麼模範？」五歲的小女孩，聽見「模範」二字，就想起小順教他的幾句歌來，便順口唸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小孩子雖然是順口噙着玩。老楊同志却聽着很有意思，就逗他道：「噙得好呀！再噙一遍看！」老秦又怕闖禍，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楊同志沒有看見老秦的眼色，仍問小女孩道：「誰教給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順道：「他！」老秦覺着這一下不只惹了禍，又惹累了鄰居。他以爲自告「官官相衛」，老楊同志要是回到村公所一說，馬上就不得了。他氣極了，劈頭打了小女孩一掌罵道：「可噙不了你！」小順趕緊一把拉開道：「你這老叔！小孩們噙個那，有什麼危險？我編的，我還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樣？那是真的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餅有過你的份？你喝的不是稀飯？」老秦就有這樣一種習慣，只要年青人說他幾句，他就不說話了。

吃過了飯，老秦跟小福去場裡打穀子，老楊同志本來預備吃過飯去找村農會主任。可是聽小順一說，已知道工作不實在，因此又想先在群眾裡調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給你幫忙去。」老秦雖說「不敢不敢」，老楊同志却扛起木掀掃帚跟他們往場裡去。

場子就在簷頂上，是十幾家公用的。各家的穀子都不多，這天一場共攤了四家的穀子，中間用穀草隔開了界。

老楊同志到場子裡什麼都通，拿起什麼傢俱來都會用，特別是好揚家，不只給老秦揚，也給那幾家揚了一會，大家都說「真是一張好木掀」（就是說他用木掀用得好）。一場穀打罷了，打穀的人都坐在老槐樹底休息、喝水、吃乾糧，蹣成一圈圍着老楊同志

問長問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隨便說話。小順道：『楊同志！你真是一個好把式！家裡一定種地很多吧？』老楊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給人家住過十年長工！』老秦一聽老楊同志說是個住長工出身，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牆根叫道：『小福！不去場裡担糠還等什麼？』小福正想聽老楊同志談些新鮮事，不想半路走開，便推託道：『不給人家小順哥哥割穀？』老秦道：『担糠回來誤得了；小小子聽起閒話來就不想動了？』小福無法，只好去担糠。他才從家裡挑起簍來往場裡走，老秦也不願別人談話，又喊道：『細細掃起來！不要只掃個場心！』他這樣子，大家都覺着他不服眼，小保便向他發語道：『你這老漢真討厭！人家說個話你偏要亂吵！想聽就悄悄聽，不想聽你不能回去歇歇？』老秦受了年輕人的氣自然沒有話說，起來回去了。小順向老楊同志道：『這老漢真討厭！吃虧、怕事、受了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你一說你住過長工，他馬上就變了個樣子。老楊同志笑了笑道：『是的！我也看出來了。』廣聚依着恒元的吩咐，一吃過飯就來招呼老楊同志，可是那裡也找不着；雖然有人說在場子裡，遠遠看了一下，又不見一個閑人（他想不到縣農會主席還能做起活來）。從東頭找到西頭，西頭又找回東頭來，才算找到。他一走過來，大家什麼都不說話。他向老楊同志道：『楊同志！咱們回村公所去吧！』老楊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還更要跟他們談談。』廣聚道：『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什麼？咱們還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楊同志見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碰他幾句，便半軟半硬的發語道：『跟他們談話就』

是我的工作，你要有什麼話等我開了再談吧！」廣聚見他的話頭又不對了，也不敢強叫，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什麼，因此也不願走開，就站在圈外。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開口，好像廟裡的十八羅漢像，一個個都成了啞子。老楊同志見他不走開大家不敢說話，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壓迫怕了。想趕他走開，便問他道：「你還等誰？」他嗷嗷啣道：「不等誰了！」說着就溜走了。老楊同志等他走了幾步遠，故意向大家道：「沒有見過這種村長！農救會的人到村裡，不跟農民談話，難道跟你村長去談？」大家親眼看見自己惹不起的利害人受了碰，覺着老楊同志真是自己人。

天氣不早了，小順喊叫小福去割穀，老楊同志見小順說話很痛快，想多跟他打聽一些村裡的事，便向他道：「多借個鎌，我也給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楊同志談談，齊聲道：「我也去！」小順本來只問了個小福，連自己一共兩個人，這會却成了五個。這五個人說說話，一同往地裡去了。

八 「老」「小」字輩準備翻身

五個人到了地，一邊割穀一邊談話。小順果然說話痛快，什麼也不忌諱。老楊同志提到晌午聽的那四句歌？很誇獎小順編得好。小保道：「他還是徒弟，他師父比他編得更好。」老楊同志笑道：「這還是有師父的？」向小順道：「把你師父編出來的給咱唸

幾段聽一聽吧？」小順道：「可以！你要想聽這，管保聽到天黑也聽不完！」說着便唸起來。他每唸一段，先把事實講清楚了然後才唸；這樣便把村裡近幾年來的事情翻出來許多。老楊同志越聽越覺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聽出來的事情又重要又細緻，因此想親自訪問他這師父一次，就問小順道：「這歌編得果然好！我想見見這個人，吃了晚飯你能領上我去他家裡閑坐一會嗎？」小順道：「可惜他不在村裏了，叫人家廣聚把他攆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時候的故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一直說到小元被送縣受訓，有才逃到柿子窪。老楊同志問道：「柿子窪離這裡多麼遠？」小順往西南山窪裡一指道：「那不是？不遠！五里地！」老楊同志道：「我看這三畝穀也割不到黑！你們着個人去把他請回來，咱們晚上跟他談談！」小明道：「只要敢回來，叫一聲他就回來了！我去吧！」老楊同志道：「叫他放心回來！我保他無事！」小順道：「小明叔腿不快！小福你去吧！」小福很高興，說了個「可以」扔下鋤就跑了。小福去後，老楊同志仍然跟大家接着談話，把近幾年來村裡的變化差不多都談完了。最後老楊同志問道：「這些事情，章工作員怎麼不知道？」小保道：「章工作員到是個好人，可惜沒經過事，一來就叫人家團弄住了。」他直談到天快黑，穀也割完了，小福把有才也叫來了，大家仍然相跟着回去吃飯。

小順家晚飯是穀子麵乾糧豆麵條湯，給他割穀的都在他家吃，小順硬要請老楊同志也在他家吃。老楊同志見他是一番實意，也就不再謙讓跟大家一齊吃起來。小順又給有

才端了碗湯拿了兩個乾糧，有才是自己人。當然也不客氣。老秦聽說老楊同志敢跟村長說硬話，自然又恭敬起來，把晌午剩下的湯麵條熱了一熱，雙手捧了一碗送給老楊同志。

晚飯吃過了，老楊同志向有才道：「你往那個窩裡？今天晚上咱們大家都到你那裡談一會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門口，順手指道：「這就是我的窩！」老楊同志抬頭一看，見上面還貼着封條，不由他不發怒。他跳起來一把把封條撕破了道：「他媽的！真敢欺負窮人！」又向有才道：「開開進去吧！」有才道：「這鎖也是村公所的了！」老楊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來給你開！就說我把你叫回來談話啦！」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廣聚，說道：「縣農會楊同志找我回來談話，叫你去開門啦！」廣聚這事情越來越硬，弄得自己越得不著主意，有心去找恆元，又怕因為這點小事受恆元的碰。他想了又想，覺着農救會人還是叫農救會幹部去應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鑰匙去！」他回家取上鑰匙，又去把得貴叫來，暗暗囑咐了一番話，然後把鑰匙給了得貴，便向有才道：「叫他給你開去吧！」有才就同得貴一同回到老槐樹底。得貴跟着恆元吃了多年殘剩茶飯，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倒也學得了幾句。他一見老楊同志，就滿面賠笑道：「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慢待慢待！我叫張得貴，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晌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見面……」說着又是門門又是點燈，客氣話說得既然叫別人攬不上嘴，小惡勸又做得叫別人幫不上手。

老楊同志在地裡已經聽小順唸過有才給他編的歌，知道他的爲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話。等他忙亂過後，大家坐定，老楊同志慢慢問他道：「這村共有多少會員？」他含糊答道：「唉！我這記性很壞，記不得了！有冊子，回頭查查看！」老楊同志道：「共分幾小組？」他道：「這這這我也記不清了。」老楊同志放大嗓子道：「連幾個小組也記不得？有幾個執行委員？」他更莫明其妙，趕緊推託道：「我我是個老粗人，什麼也不懂，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楊同志道：「你不懂只說你不懂，什麼粗人不粗人？農救會根本沒有收過一個細人入會！連組織也不懂，不只能當主席，也沒有資格當會員，今天把你這主席資格會員資格一同取消了！以後農救會的事不與你相干！」他一聽要取消他的資格，就轉了個彎道：「我本來辦不了，辭了幾次也辭不退，村裡只要有點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楊同志道：「你跟誰辭過？」他道：「村公所！」老楊同志道：「當日是誰教你當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楊同志道：「不怨你不懂，原來你就不是從農救會來的！去吧！這一回不用辭就退了！」他還要囉嗦，老楊同志揮着手道：「去吧去吧！我還有別的事啦！」這才算把他趕出去。

這天因爲有才回來了。鄰居們都去問候，因此人來得特別多，來了又碰上老楊同志取消得費，大家也就站住看起來了。老楊同志把得費趕走之後。順路向大家道：「組織農救會是叫受壓迫農民反對壓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日本鬼子；土豪惡霸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土豪惡霸。張得貴能領導你們反對鬼子嗎？能領導你們

反對土豪惡霸嗎？他能當個什麼主席？……」老楊同志，借着評論得貴，順路給大家講了講「農救會是幹什麼的」，大家聽得很起勁。不過忙時候總是忙時候，大家聽了一小會，大部份就都回去睡了，審裡只剩下小明小保小順有才四個人（小福沒有來，因為後晌沒有担完糠，吃過晚飯又去担去了）。老楊同志道：「請你們把恒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法的壞事檢大的細細說幾件，我把他記下來。」說着取出鋼筆和筆記簿子來道：「說吧！就先從喜富撒差說起！」小明道：「我先說吧？說漏了大家補！」接着便說起來。他才說到喜富賠償大家損失的事，小順忽聽窗外好像有人，便喊道：「誰？」喊了一聲，果然有個人——跑了。大家停住了話，小保小順出來到門外一看，遠遠來了一個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福。小順道：「是你？你不進來怎麼跑了？」小福道：「那裡是我跑？是老得貴！我担完了糠一出門就見他跑過去了！」小保道：「老傢伙，又去報告去了！」小順道：「要防備這老傢伙壞事！你們回去談吧，我去站個崗！」小順說罷往審頂上的土堆上去了，大家仍舊接着談。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這些材料中，押地、不實行減租、喜富不賠款、村政權不民主，這四件事最大，因為在這四件事上吃虧的是大多數。咱們要鬥爭他們，就要叫恆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縣裡判決的數目賠款，澈底改選了村政幹部。其餘各個人吃虧的事，只要各個人提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只要這樣一來他們就倒台了，受壓迫的老百姓就抬起頭來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樣，那可真是又一番世界，可惜沒有閻家——如今就想不出這

變個能出頭的人來。有幾個能寫會算、見過世面、幹得了說話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咱遠。」老楊同志道：「現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只靠一兩個人——這也跟打仗一樣，要憑有隊伍，不能只憑指揮的人。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可是要從隊伍裡提拔出來的才能靠得住。你不要說沒有人，我看這老槐樹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舉，到個大場面上，也能說他幾句！」小保道：「這道理是對的，只是說到真事上我就懵懂了。就像咱們要鬥爭恒元，可該怎樣下手？咱又不是村裡的什麼幹部，怎樣去集合人？怎樣跟人家去說？人家要不理咱怎麼辦？人家要翻了臉咱怎麼辦？……」老楊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們現在預備就是要預備這些。咱們這些人數目雖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辦事，還得組織一下。到人家進步的地方，早就有組織起來的工農婦青各教會，你們這裡因為一切大權都在惡霸手裡，什麼組織也沒有。依我說咱們明天先把農教會組織起來，就用農教會出名跟他們說理。咱們只要按法令跟他說，他們使的黑錢、押地、多收了人家的租子，就都的退出來。他要無理混賴，現在的政府可不像從前的衙門，不論他是多麼利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這農教會該怎樣組織？」老楊同志就把「會員手冊」取出來，給大家把會員的權利、義務、入會資格、組織章程等大概講了一些，然後向大家道：「我看現在很好組織，只要說組織起來能打倒恆元那一派，再不受他們的壓迫，管保願意參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麼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開個大會，你把這道理先給大家宣傳宣傳，就叫大家報名參加，咱們就快快組織起來幹！」

老楊同志道：『那辦法使不得！』小保道：『從前章工作員就是那麼做的，不過後來沒有等大家報名，不知道怎樣老得貴就成了主席了！』老楊同志道：『所以我說那辦法使不得。那辦法還不只是沒有人報名：一來在那種大會上講話，只能籠統講，不能講得很透澈；二來既然叫大家來報名，像與恒元有關係那些人想報上名給恒元打聽消息，可該收呀不收？我說不用那樣做：你們有兩個人會編歌，就把「入了農救會能怎樣怎樣」編成個歌傳出去，凡是真正受壓迫的人聽了，一定有許多人願意入會，然後咱們出去幾個人跟他們每個人背地談談，願意入會的就介紹他入會。這樣組織起來的會，一來沒有恒元那一派的人，二來入會以後都知道會是做什麼的。』大家齊聲道：『這樣好，這樣好！』小保道：『那麼就請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編成。編成了只要唸給小順，不到明天晌午就能傳遍。』老楊同志道：『這樣倒很快，不過還得找幾個人去跟願意入會的人談話，然後介紹他們入會。』小福道：『小明叔交人很寬，只要出去一轉還不是一大群？』老楊同志道：『我說老槐樹底有能人你們看有沒有？』正說着，小順跑進來道：『站了一會崗又調查出事情來了！廣聚、小元、馬鳳鳴、啓昌，都往恒元家裡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麼佈置。我到他們門口看看，門關了，什麼也聽不見！』老楊同志道：『聽不見由他去吧！咱們談咱們的。你們這幾個人算是由我介紹先入了會，明天你們就可以介紹別人。天氣不早了，咱們散了吧！』說了就散了。

九 鬥爭大勝利

自從老楊同志這天後晌碰了廣聚一頓，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張得貴的農會主席，就有許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試試！假大頭也有不利害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麼一個人，因此吃早飯時候，端着碗來老槐樹底的特別多。有才應許下的新歌，夜裏編成，一早起來就唸給小順了，小順就把這歌傳給大家。歌是這樣唸：

『入了農救會，力量大幾倍，

誰敢壓迫咱，大家齊反對。

清算老恒元，從頭算到尾；

黑錢要他賠，押地要他退，

減租要認真，一顆不許昧。

幹部不是人，都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虧，再不受他累。

辦成這些事，痛快幾百倍，

想要早成功，大家快入會！』

提起反對老恒元，閻家山沒有幾個不贊成的，再說到能叫他賠黑款，退押地……大家的勁兒自然更大了，雖然也有許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頭的，可是仇恨太深，願意幹的究竟是多數，還有人說：『只要能打倒他，我情願再貼上一畝地！』他們聽了這入會歌，馬上就有二三十個入會的，小保就給他們寫上了名。山窩舖上的佃戶們，無事不到村裏來。老楊同志道：『誰可以去組織他們？』有才道：『這我可以去！我常在他們山上放牛，跟他們最熟。』打發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裡去活動，不到晌午就介紹了五十五個會員。小明向老楊同志道：『依我看來，凡是敢說敢幹的，差不多都收進來了；還有些胆子小的，雖然也跟咱是一氣，可是自己又不想出頭，暫且還不願參加。』老楊同志道：『不少，不少！這麼大個小村子，馬上說話馬上能組織起五十多個人來，在我作過工作的村子裏，這還算第一次遇到。從這件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對他們仇恨太深，鬥起來一定容易勝利！事情既然這麼順當，咱們晚上就可以開個成立大會，選舉出幹部，分開小組，明天就能幹事。這村裡這麼多的問題，區上還不知道，我可以連夜回區上一次，請他們明天來參加羣衆大會。』正說着，有才回來了，有幾家佃戶也跟着來了。佃戶們見了老楊同志，先問『要是生氣來，人家要奪地該怎麼辦？』老楊同志就把法令上的永佃權給他們講了一遍，叫他們放心。小明道：『山上人也來了，我看看就可以趁着晌午開個會。』老楊同志道：『這樣更好！晌午開了會，趕天黑我還能回到區上。』小明道：『這會咱們到什麼地方開？』老楊同志道：『介紹會員不叫他們知道，

是怕那些壞傢伙混進來；開成立大會可不跟他們偷偷摸摸，到大廟裏成立去！」吃過了午飯，廟裡的大會開了，選舉的結果，小保、小明、小順當了委員。三個人一分工，小保擔任主席，小明擔任組織，小順擔任宣傳。選舉完了，又分了小組，閻家山的農救會就算正式成立。

老楊同志向新幹部們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組，大家搜集老恒元的惡霸材料。」小順道：「我看連廣聚、馬鳳鳴、張啓昌、陳小元的材料都可以搜集。」老楊同志道：「這不大妥當；馬鳳鳴、張啓昌不是真心願老恒元的人，照你們昨天談的，這兩個人有時候也反對恒元。咱們着個跟他說得來的人去給他說明利害關係，至少鬥起恒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只要恒元一倒，還有法子叫他變過來。把這些人暫且除過，只把勁兒用在恒元跟廣聚身上，成功要容易得多。」老楊同志把這道理說完，然後叫他們多佈置幾個能說會道的人，預備在第二天的大會上提意見。

安頓停當，老楊同志便回到區公所去。他到上把在閻家山發現的問題大致一談，區救聯會、武委會主任、區長，大家都莫明其妙，章工作員三番五次說不是事實。最後還是區長說：「咱們不敢主觀主義，不要以為咱們沒有發現問題就算沒有問題。依我說咱們明天都可以去參加這個會去，要真有那麼大問題，就是在事實上整了我們一次風。」老恒元也生了些鬼辦法：除了用家長資格拉了幾戶姓閻的，又打發得貴向農救會的

個別會員們說：『你不要跟着他們胡鬧！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三天調了五天換了，老村長是永遠不離開家山的，等他們走了你還出得了老村長的手心嗎？』果然有幾個人聽了這話，去找小明要退出農救會，小明急了，跟小保小順們商議。小順道：『他會說咱也會說，咱們再請有才老叔編上個歌，多多寫幾張把村裡貼滿，嚇他一嚇！』有才編了個短歌，連編帶寫，小保也會寫，小順小福管貼，不大一會就把事情辦了，連老恒元門上也貼了幾張。第二天早上，滿街都有人在牆上唸歌：

『工作人員，換不換，

農救會，永不散，

只要恆元不說理，

幾時也要跟你幹！』

這樣才算把得貴的謠言壓住。

吃過早飯，老楊同志跟區長、救聯主席、武委會主任、章工作員一同來了，一來就先到老槐樹底溜了一趟，這一來是老恒元廣聚們沒有料到的，因此馬上慌了手脚。

群眾大會開了，恒元的違法事實，大家一天也沒有提完。起先提意見的還只是農救會人，後來不是農救會人也提起意見來了。恒元最沒法巧辯的是押地跟不實行減租，其餘細人、打人、罰錢，吃烙餅……他雖然想盡法子巧辯，只是證據太多，一條也辯不

第二天仍然繼續開會，直到晌午才算開完。鬥爭的結果老恒元把八十四畝押地全部退還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退出有證據的黑錢。因為私自減了喜富的賠款，劉廣聚由區公所撤職送縣查辦。喜富的賠款仍然如數賠出。在鬥爭時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像退押契、改租約……也費了很大周折，不過這種鬥爭，人們差不多都見過，不必細敘。吃過午飯，又選村長。這次的村長選住了小保，因此農救會又補選了委員。因為鬥爭勝利，要求加入農救會的人更多起來，經過了審查，又擴充了四十一個新會員。其餘村政委員，除了馬鳳鳴跟張啓昌不動外，老恒元父子也被大家罷免了另行選過。

選舉完了天也黑了，區幹部連老楊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為村裏這麼大問題章工作員一點也不知道，還常說老恒元是開明士紳，大家就批評了他一次，老楊同志指出他不接近羣衆，一來了就跟恒元們打熱鬧，羣衆有了問題自然不敢說。其餘的同志，也有說是『思想意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較長期的反省。

批評結束了，大家又說起閑話，老楊同志順便把李有才這個人介紹了一下，大家覺着這人很有趣，都說『明天早上去訪一下。』

十 「板人」作總結

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因為晚上多談了一會話，第二天醒得遲了一點。他們一醒來，

聽着村裡地裡到處喊叫，起先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仔細一聽，才知道是唱不是喊。老楊同志是本地人，一聽就懂，便向大家道：『你聽老百姓今天這股高興勁兒，『乾梆戲』唱得多麼喧？』（這地方把不打樂器的清唱叫『乾梆戲』）。

正說着，小順唱着進公所來。他跳跳打打向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道：『都起來了！昨天累了吧？』，看神氣十分得意。老楊同志問道：『這場鬥爭老百姓覺着怎樣？』小順道：『你就沒有聽見『乾梆戲』？真是天大的高興，比過大年高興得多啦！地也回來了，錢也回來了，吃人蟲也不敢吃人了，什麼事有這事大？』老楊同志道：『李有才還在家吧？』小順道：『在！他這幾天才回來沒有什麼事。叫他吧？』老楊同志道：『不用！我們一早起好到外邊溜一下，順路就溜到他家了！』小順道：『那也好！走吧？』小順領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樹底來。

才下了坡，忽然都聽得有人吵架。區長問道：『這是誰吵架？』小順道：『老陳罵小元啦！該罵！』區幹部們問起底細，小順道：『他本來是老槐樹底人，自己認不得自己，當了個武委會主任，就跟人家老恒元打成一夥，在廟裡不下來。這兩天鬥起老恒元來了，他沒處去，仍然回到老槐樹底。老陳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樣子，就罵起他來。』區幹部們聽老楊同志說過這事，所以區武委會主任也來了。區武委會主任道：『趁門倒了恒元，批評他一下也是個機會。』大家本是出來閑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較正經的事，自然先辦正經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陳正罵起勁，見他們來了，就停住了罵，把他

們招呼進去。武委會主任也不說閑話，直接了當批評起小元來，大家也接着提出些意見，最後的結論分三條：第一是穿衣吃飯跟人家恒元們學樣，人家就用這些小利來拉攏自己，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第二是不生產、不勞動，把勞動當成丟人事，忘了自己的本分。第三是借着一點小勢力就來壓迫舊日的患難朋友。區武委會主任最後等小元承認了這些錯誤，就向他道：『限你一個月把這些毛病完全改過，叫全村幹部監視着你。一個月以後倘若還改不完，那就沒有什麼客氣的了！』老陳聽完了他們的話，他把膝蓋一拍道：『好老同志們！真說得對！把我要說的話全說完了！』又回頭向小元道：『你也聽清楚了，也都承認過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後還能見人不能？』老楊同志道：『這老人家也不要那樣生氣！一個人做了錯，只要能真正改過，以後仍然是好人，我們仍然以好同志看他！從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儘責備他也無益，我看以後不如好好幫助他改過，你常跟他在一處，他的行動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見他犯了舊錯，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幫助了他了……』

談了一會，已是吃早飯時候，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就從小元家裡走出。他們路過老秦門口，冷不防見老秦出來攔住他們，跪在地下鼓鑿鼓鑿磕了幾個頭道：『你們老先生們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們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楊同志把他拉起來道：『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鬥爭老恒元是農救會發動的，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他說的，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你的真恩人是農救會，是全村民衆，那裡是我們？依

我說你也不用找人謝恩，只要以後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點，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還要讓他們到家裡吃飯，他們推推讓讓走開。

季有才見小順說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找他，所以一吃了飯，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來。從他走路脚步上，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勁。他一進廟門，見區村幹部跟老楊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嗎？我來了！」小保道：「這老叔今天也這麼高興？」有才道：「十五年不見的老朋友，今天回來了，怎能不高興？」小明想了一想問道：「你說的是個誰？我怎麼想不起來？」有才道：「一說你就想起來了，我那三畝地不是押了五年了嗎？」他一說大家都想起來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陣。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裏擔任點工作幹，你很有才幹，也很熱心！」小明道：「當個民衆夜校教員還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對！對！最合適！」老楊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請你把這次鬥爭編個紀念個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會，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噙道：

「閻家山，翻天地，

羣衆會，大勝利。

老恒元，洩了氣，

退租退款又退地。

劉廣聚，大舞弊，

犯了罪，沒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氣，

從村裡，到野地，

到處唱起「乾梆戲」。

大家聽他唸了，都說不錯，老楊同志道：「這就算這場事情的一個總結吧！」

談了一小會，區幹部回區上去了，老楊同志還暫留在這一帶突擊秋收工作，同時在
工作中健全各救會組織。

——完——

論趙樹理的創作

周揚

在被解放了的廣大農村中，經歷了而且正經歷着巨大的變化。農民與地主之間進行了微妙而劇烈的鬥爭。農民爲實行減租減息，爲滿足民生民主的正當要求而鬥爭，這個鬥爭在抗戰期間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因而組織了中國人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抗戰勝利以後，減租減息與反奸、復仇、清算的鬥爭結合起來，鬥爭正在繼續深入發展。這個鬥爭將摧毀農村封建殘餘勢力，引導農民走上徹底翻身的道路。經過八年抗戰，農民已經空前地覺悟和團結起來了。他們認識了他們貧窮的真正原因，他們決心爲根本消滅這個原因而鬥爭。他們把鬥爭會，清算會很正確地叫做「挖窮根」，這就是說，要把貧窮的根子挖出來，將牠斬斷。農民的革命精力正在被充分地發揮，這個力量是沒有甚麼東西能夠抗拒的，是無窮無盡的。牠正在改變農村的面貌，改變中國的面貌，同時也改變農民自己的面貌。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最大最深刻的變化，一種由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化。

這個農村中的偉大的變革過程，要求在藝術作品上取得反映。趙樹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滿足了這個要求。

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他第一篇爲人所知的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在一九四三年發表之後，立刻在羣衆中獲得了大量讀者，僅在太行一個區就銷行達三四萬冊，羣衆並自動地將這故事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接着發表了中篇「李有才板話」，這是一篇非常真實地，非常生動地描寫農民鬥爭的作品，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傑作。不久以前，又發表了同樣主題的長篇「李家莊的變遷」。

我們面前是三幅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

「小二黑結婚」寫的是一個農村中戀愛的故事。故事很簡單：小二黑，一個特等射手的年青漂亮的農民，和一位美麗的農家姑娘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親二孔明和小芹的母親三仙姑，這村子裡的兩位「神仙」，却反對他們的結合。二孔明爲他兒子收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作童養媳，但是小二黑不認賬，他對父親說：「你願意養你就養着，反正我不要」。小芹也不認母親爲她定下的婚事，把婚禮扔在一地，對母親說：「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走！」你看，他們回絕得多麼乾脆，多麼堅決！當村裡的惡霸金旺兄弟將這對情人雙雙拿住，企圖誣告他們的時候，小二黑一點沒有畏怯，他是理直氣壯的，因爲他「打聽過區上的同志，人家說只要男女本人願意，就能到區上登記，別人誰也作不了主」，結果，自然是小二黑勝利了。作者是在這裡謳歌自由戀愛

的勝利嗎？不是的！他是在謳歌新社會的勝利（祇有在這種社會裡，農民才能享受自由變遷的正當權利），謳歌農民的勝利（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懂得爲更好的命運鬥爭），謳歌農民中開明、進步的因素對愚昧、落後、迷信等因素的勝利，最後也最關重要，謳歌農民對封建惡霸勢力的勝利。作者對二孔明與「三姑仙」的描寫，算得是够諷刺的了，但當我們看到這兩位「神仙」爲自己兒女的事情弄得那變狼狽不堪的時候，我們真有點可憐起他們來，待到後來看到他們的轉變，簡直要喜歡起他們來了。原來作者攻擊的對象，並不是他們，而是金旺兄弟，那些橫行鄉里的惡霸們。

在「李有才板話」中，便正面展開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鬥爭。鬥爭圍繞在改選村政權與減租兩個問題上。老戶主閻恒元，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猾的性恪，他把持了村政權，操縱了農救會。關於他，李有才曾經編過一段快板：

「村長閻恒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恒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爛。」

李有才，這位農民的天才歌手，用他的快板，反映了村子裡的事件和人物，表達了農民對於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情緒的反應。這些快板是多麼真實，多麼暢快，多麼鋒利呀！正因為這些快板戳穿了閻恆元們的假面，李有才被他們攆出了村子。農民中的積極分子被打擊，分化，收買。年青，熱情，但是沒有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裡，他還說閻恆元是「開明紳士」呢，並且還把閻家山獎為「模範村」呢。然而農民們的眼睛是明亮的，他們唱道：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他們繼續鬥爭着。一個小元變壞了，其他許多「小字號的人物」還是積極的。有才老叔攆走了，還是有人編歌子；他們的嘴是封不住的。當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這位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熟悉群眾要求，有羣衆作風的人物來到村子裏的時候，那一夥年青積極的農民便好像給吸鐵石所吸引一樣都圍結到他的周圍了。他們重新組織起農救會，發動了鬥爭，改組了村政權，實行了減租法令，鬥爭勝利了。作者在這裏正確地處理了農村鬥爭的主題，寫出了鬥爭的曲折與複雜性，寫出了農村中的各種人物：地主；農民，包含積極的，中間的，與落後的；兩種類型的工作幹部。他沒有把人物與行動簡單化；沒有祇寫勝利，不寫困難，祇寫光明的一面，不寫陰暗一面。他的筆是那樣輕鬆，那樣

充滿幽默，同時又是那樣嚴肅，那樣熱情。光明的，新生的東西始終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李家莊的變遷」的主題，同樣是寫的農民與豪紳地主之間的鬥爭，而且這個鬥爭範圍更廣，過程更長，因而也更激烈，更殘酷。前兩篇作品所特有的幽默的調子在這裡被一種沉重的空氣所籠罩。農民主人公鐵鎖的性格也比那些「小字號的人物」更深沉，他有比他們更多的經歷，他的活動更帶自覺的性質。全書的故事就是以他作中心來展開的。他是李家莊的一個外來戶，受盡了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跑到哪裡也逃不出他們的魔掌。祇有在太原和一個叫做小常的青年共產黨員的偶然相識，才第一次在他的生活史上投射了一綫光明。這個小常幾乎成了他以及後來他的全村的偶像。抗戰開始，小常恰好被派到他們縣上來工作，他親自到了他們的村子裡，在這裏轟轟烈烈地開展了鐵盟會的工作。鐵鎖和農民中其他積極分子冷元白狗都活躍起來了。豪紳地主李如珍一夥也在加緊活動；他們抵抗減租減息，他們想教鐵盟會不起作用。中央軍，日本人來了，他們便得志起來，對農民實行了血的報復。小常被活埋了。鐵鎖冷元投到了八路軍。而當八路軍第二次解放這村子的時候，村裡剩下的人，連從前的一半都不到了。鬥爭是殘酷的，而且長期的。作者在故事結尾處寫到了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本來就可以住筆了的罷，然而他却不能不加寫一場為自衛戰爭歡送參戰人員的大會，向讀者強烈地暗示了：鬥爭還在前面！他灌輸了讀者以諛利信心和鬥爭勇氣。

「李家莊的變遷」雖祇寫的一個村子的事，但却襯托了十多年來山西政治的背景，涉及了抗戰期間山西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包含了歷史的和現實的政治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在這裡有很大的企圖。和作者的企圖相比，這篇作品就還沒有達到牠所應有的完成的程度，還不及「小二黑結婚」與「李有才板話」在牠們各自範圍之內所完成的。牠們似乎更完整，更精練。但是就作品的規模和包含的內容來說，「李家莊的變遷」自有牠的為別的兩篇作品所不可及的地方。

在巡視了趙樹理同志的這三篇小說之後，我想說一說在他的創作中有些甚麼地方，甚麼獨創的地方，特別值得研究，值得學習呢？我打算說兩點：一、是他的人物的創造；二、他的語言的創造。

作者在人物創造上，第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鬥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鬥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鬥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靜止的狀態上消極地來描寫他的人物。

首先，他寫了農民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幹部。他們是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創造積極人物的典型，是我們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偉大而困難的任務。原因是，一，作為我們遺產的過去優秀的作品幾乎都祇寫了農民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二，現實中新的人物，新的個性也還在形成，生長之中。作者雖還沒有創造出高度集中的典型，像阿Q那樣的，但他

無論如何寫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實面貌，那些「小字號的人物」們可以看作新的農民的集體的形象。而且，是多麼生動的，可愛的形象呵！但是作者也並沒有將他們理想化。這些都不過是普通的農民；他們年青，熱情，有時甚至冒失；他們所身受的豪紳地主的剝削壓迫，迫使他們不能不走向革命。他們在苦難與鬥爭中漸漸成長起來，他們漸漸學會了鬥爭的方法和策略；他們敢說敢幹，且又富於機智和幽默。每個人都在鬥爭中顯示出各自的本領與才能，正如「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所說的，「老槐樹底有能人」。羣衆的鬥爭——這就是決定一切的力量。鬥爭教育了農民，培養出了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趙樹理同志的創作就反映了農民的智慧，力量和革命樂觀主義。在老楊同志這個人物身上，他創造了一個傑出的農民幹部的成功的形象。

作者同樣出色地描寫了地主惡霸和他們的「狗腿」。他的重點也是放在他們和農民對立，和新政權對立的關係上。他們對於農民的要求減租與組織農會，改組村政權等等活動，進行了頑強的堅決的抵抗；這種抵抗在不能使用公開暴力的時候就憑藉狡猾的手段；他們「一肚子的骯髒計」。他們充分地利用了農民的自私，落後，和工作幹部的沒有經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李有才板話」中「丈地」一章便提供了關於這一方面的非常特出的描寫。

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界線是劃分得十分清楚的。農民憑着他們的階級本能和經驗，對於這個分界一點也不含糊。我們祇要看看，當小元還是積極分子的時候，那些「小字號

的人物」對他多麼親，而一當小元做了武委會主任，受地主同化之後，他們對他就疏了。他們前後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從心底發出了兩種不同的情感。兩個農民在被指派給小元鋤地的時候有段對話是妙極了，我祇引其中的兩句：

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幫忙？省點氣力不能匪覓？」

作者也寫了農民中的落後分子，如像「李有才板話」中的老秦：他「吃虧，怕事，受一輩子窮，可騰不起窮人」，但他也有個好處，「祇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他到底還是善良的。落後的人物在鬥爭的環境中也不能不起變化。不祇這個老秦，還有「小二黑結婚」中的那兩位「神仙」，到後來都有些變了。你也許覺得他們的變化太小，而且近乎滑稽罷，但作者是現實主義的，他不能把一個人物寫成一個晚上就完全變了樣子，像有些作者寫人物轉變那樣；他祇是着重寫了環境的力量，他雖沒有告訴你他的人物轉變得怎樣，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們的轉變。

作者在描寫他的人物上，其次一個特點就是：他總是通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來介紹他們，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他選每個人物以本來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却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像農民。動作是

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祇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的真實的情緒的面貌勾畫出來了。讓我再從「李有才板話」中引用一段，這是寫農民們在聽到他們村長撤職的消息時的反映：

「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情！大事情！』有才忙道：『什麼？什麼？』小
明答道：『老哥！富有的村長撤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
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
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兄問小
福道：『你村裡跟富有的仇氣就這麼大？』」

就這麼短短的對話，聽來是那樣的輕鬆，那樣愉快，然而又是多麼有力地表示了農民對於地主惡霸的仇恨心理。這種仇恨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就成了爆發式的；農民們在龍王廟將漢奸地主李如珍活活打死的那個血淋淋的場面，也許會有人感覺到農民的報復太殘忍了罷；但是請聽一聽農民怎麼說的：

「這還算血淋淋的？人家殺我們那時候，廟裏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還有比這更正當，更公平的辯白嗎？這些農民都是積極的活動的人物，所以他們的語言和行動是緊緊結合的。語言表現行動，而又凝成於行動之中；所以總是簡練的，生動的。鬥爭的語言和日常生活的語言完全融合起來了。農民的機智和幽默在鬥爭的火線

中磨鍊得光芒四射。他們把諷刺的話叫做「開心話」，叫做「扔磚頭話」；這就是對黨紳地主、官僚、惡霸、「狗腿」們「扔磚頭」，這是鬥爭的語言。就這樣，作者從這些行動和語言中，將新的人物的性格顯示出來了。

最後，作者在處理人物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明確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物的一定的關係。他沒有站在鬥爭之外，而是站在鬥爭之中，站在鬥爭的一方面，農民的方面，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農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祇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因為農民是主體，所以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的時候，都是以農民直接的感覺，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他沒有寫超出農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體；沒有寫他們所不感興趣的問題。（當然寫別的主題的作品，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把每個人物或事件在羣衆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當作他觀察與描寫這個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農村的事情，還有誰比農民了解得更深切，更透澈的嗎？對於地主，有誰比農民更熟悉，更清楚底細的嗎？就是對於農村中幹部們工作的好壞，農民也是最正確的批判者。因為羣衆的意見總是正確的。在「李有才板話」中，李有才的那些真實反映了羣衆意見的快板，如果單從形式上看，也許會被看作是中國舊小說所特有的「有詩爲証」的一個變體，但我却以爲牠表現了趙樹理同志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精神。這是他創作上的羣衆觀點。有了這個觀點，人民大衆的立場和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真正結合起來。

若有人懷疑，趙樹理豈不祇是一個農民作家嗎？他的創作的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了「農民意識」嗎？回答當然不是。他不但歌頌了農民的積極的前進的方面，而且批判了農民的消極的落後的方面。他寫了好的工作幹部，這在農村中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骨幹，沒有這骨幹，農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批判了壞的工作幹部。這好與壞的一個主要區別的標準，就是能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替他們解決問題。老楊同志和章工作員的區別就在這裡。兩個人物的對照的描寫充滿了現實的教育的意思。

關於趙樹理同志在人物創造上的基本特點，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現在我就來說一說他在語言上的創造的工作。

他在他的作品中間那麼熟練地豐富地運用了羣衆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的。在他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看出和中國固有小說傳統的深刻聯繫；他在表現方法上，特別是語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國舊小說的許多長處。但是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語言是羣衆的活的語言。他在文學創作上，不是墨守成規者，而是革新家，創造家。

「文藝座談會」講話以後，學習民間語言，民間形式的努力產生了很多的優秀的結果。就在小說創作方面，也有成績。但有些作者却往往祇在方言、土話、歌後語的採用與舊形式的表面的模仿上下功夫。趙樹理同志却不是那樣。他執行了他自己作品的創造

的任務。

在他的作品中，他幾乎很少用方言、土話、歇後語這些；他決不爲了眩耀自己語言的知識，或爲了裝飾自己的作品來濫用牠們。他盡量用普通的，平常的話語，但求每句話都能適合每個人物的特殊身份，狀態和心理。有時一句平常的話在一定的場合從一定的人物口中說出來可以產生不平常的效果。同時他又採用了許多從羣衆的生活和鬥爭中不斷產生出來的新的語言。他的人物對話是生動的，漂亮的；話一到了他的人物口上就活了，有了生命，發出光輝。

他在作敘述描寫時也同樣是用的羣衆的語言，這一點我以為特別重要。寫人物的對話應當用口語，應當忠實於人物的身份，這現在是再沒有誰作另外主張的了；唯獨關於敘述的描寫，即如何寫景寫人等等，卻好像是作者自由馳騁的世界，他可以寫月亮，寫靈魂；用所謂美麗的詞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這些與他所描寫的人物與事件是否相稱以及有無關係。要創造工農兵文藝，這片世界有打掃一番的必要。人物與環境必須相稱。如果環境中的甚麼事物，在一個人物的心中是不存在的，即是他對這事物不感興趣，這事物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那末，作者爲甚麼要耗費氣力去寫牠呢，僅僅爲了自己個人的愛好？我們來看一看趙樹理同志怎樣描寫環境：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排二三十空土窩，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来，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

。「李有才板話」)

這裡，風景畫是沒有的。然而從西到東一道斜板不正是農村中階級的明顯的區分嗎？

再看一看他如何描寫李有才的窯洞：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一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籬頭，裡面裝的是人家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窩，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菓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舖。」

這豈祇是在寫窯洞呵？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個性寫出來了。

作者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所使用的方法和語言也是非常特出的。他往往不從正面來寫，而從人物的舉止行動在別人身上所發生的效果反襯出來。

他這樣描寫着小二黑的漂亮：

「小二黑是二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掃蕩打死過兩個敵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獎勵。說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劉家峻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論去到那一村，婦女們的眼睛都跟着他轉。」

寫小芹，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裡的輕薄人說，比她娘年輕時候好得多。青年小夥子們，有事沒事，總想跟小芹說句話。小芹去洗衣服，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洗，小芹上樹採野菜，馬上青年們也都去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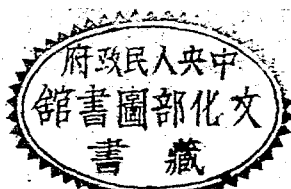
最精彩的是寫小芹的娘三仙姑到區上去的那一幕：

「剛才跑出去那個小閨女，跑到外邊一宣禱，說有個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鄰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擠了半院，唧唧噥噥說：『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褲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輩子沒有臉紅過，偏這會撐不住氣了，一道道熱汗在臉上流，交通員領着小芹來了，故意說：『看什麼？人家也是個人吧，沒有見過？閃開路！』」一夥女人們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來了，區長說：『你問問你閨女願意不願意！』」三仙姑只聽見院裡人說「四十五」「穿花鞋」，羞得祇顧擦汗，再也開不得口。院裡的人們忽然又轉了話頭，都說「那是人家的閨女」「閨女不如娘會打扮」。也有人說「聽說還會下神」，偏又有一個知道底細的斷斷續續講「米爛了」的故事，這時三仙姑恨不得一頭碰死。」

從上面的引用，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敘述描寫時都是用群衆的語言，而這些語言是充滿了何等的魅力呵！這種魅力是祇有從生活中，從群衆中才能取得的。

不用說，作者在語言上是使用過很大功夫的。據趙樹理同志自己寫給我的自傳材料，



及楊獻珍同志所告訴我的，他一貫努力於通俗化的工作；他在寫這三篇作品之前作過許多文字的活動。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寫得爲大衆所懂得。他不滿意於新文藝和群衆脫離的狀態。他在創作上有自己的路線和主張。同時他對於群衆的生活是熱悉的。因此他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這正是他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的結果。他意識地將他的這些作品通叫做「通俗故事」；當然，這些決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藝術品，牠們把藝術性和大衆性相當高度地結合起來了。

我的文章寫到這裡該停筆了罷。關於趙樹理同志的創作，我還有甚麼要說的呢？你或者要說，我祇說了他的好處而缺點幾乎一點也沒有講。是的。我與其說是在批評甚麼，不如說是在擁護甚麼。「文藝座談會」以後，藝術各部門都達到了重要的收穫，開創了新的局面。趙樹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學創作上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我歡迎這個勝利，擁護這個勝利！

一九四六

